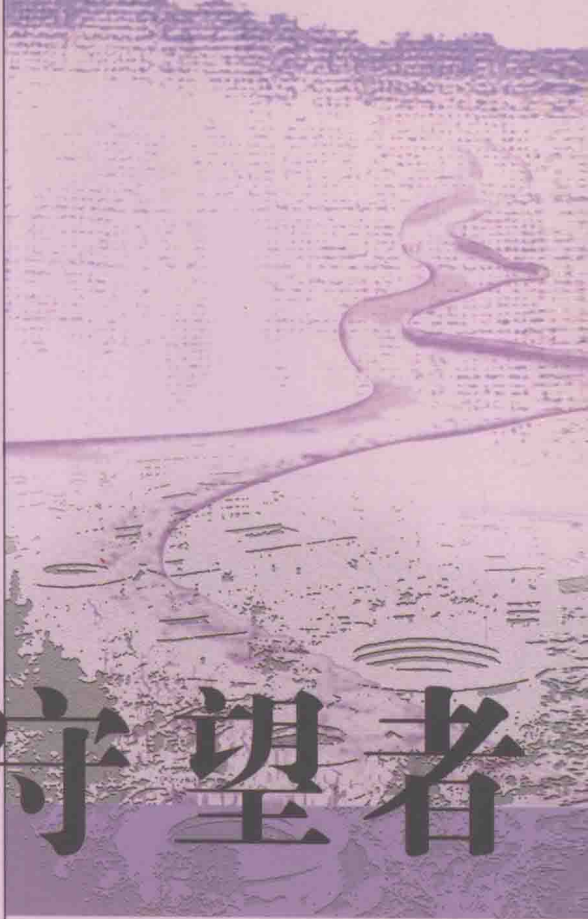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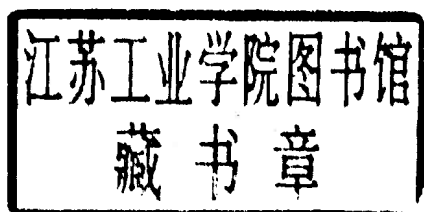


# 闽西 文化守望者



# 闽西文化守望者



龙岩市文化与出版局编

《闽西文化守望者》编委会

主 任：张耀清

副 主 任：郑有扬 游秋春 张跃生 李史明 张胜本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勋明 方国平 孙国亮 李史明 李松树

刘东华 刘荣海 张跃生 张胜本 张耀清

张明耀 邱 韬 邱小厦 陈维芳 陈杭芹

沈幸莲 肖干南 吴杭平 郑有扬 罗晓云

罗建中 游秋春 梁 明 黄晓洪 傅柒生

曾汉辉 赖荣生

责任编辑：邱 韬 刘荣海 吴瑞娇

协 调：陈炎德 章丽玲 廖婷婷

校 对：杜开雄

排版设计：李清霞

福建省龙岩市文化与出版局

(岩)新出(2007)内书第087号

福建省厦门创恒工贸有限公司印刷

---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序 言

杜乔元

龙岩市地处福建西部，通称为“闽西”。闽西历史悠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人文积淀深厚。这里是福建省的三江之源（闽江、九龙江、汀江），世代勤劳勇敢的闽西人用双手和心灵创造了具有浓厚闽西特色的“客家文化”、“河洛文化”以及“红色文化”。闽西文化既是闽西人民几千年来共同创造的极为博大丰富、灿烂多元的文化财富，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块瑰宝，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熠熠生辉。

中共龙岩市委、龙岩市人民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近年来，先后制定颁布了《龙岩市关于加强文物保护管理的决定》、《龙岩市突发性文物事故应急保护处理预案》、《龙岩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职责》等政策文件，并成立了“龙岩市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以促进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管理。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94年，我市的长汀县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003年，上杭县古田镇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1961年以来，共有古田会议会址等6处25个点被确立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有三级以上珍贵文物14773件。特别是2004年以来，我市全面实施古田会议旧址群一、二期维修保护工程，现已完成投资6800多万元，目前正在筹备启动第三期古田会议旧址群维修保护工程。永定客家土楼的保护工作也取得了新进展，今年作为“福建土

楼”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为我国2008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唯一项目。与此同时，我市正在规划建设展览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的“龙岩博物馆”。此外，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蓬勃开展。2006年，我市的闽西汉剧、客家十番音乐、客家土楼营造技艺三个项目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龙岩采茶灯、永定客家山歌等13项被列入福建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值此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之际，为进一步推动我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市文化与出版局组织编写了《闽西文化守望者》这本书，书中收录了我在保护文化遗产、繁荣闽西文化事业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应该看到，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十分紧迫、十分重要的工作。闽西文化遗产能得以很好的保护，这不仅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更需要一大批甘于清贫、甘于寂寞、不计得失、长期不懈奋战在文化战线的守望者。这些守望者，长期守望在文化的第一线，为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默默劳作和无私奉献。他们热爱闽西文化，对先人创造的文化成就和人文智慧怀有虔诚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他们具有强烈的文化责任感，自觉地肩负起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这些守望者实际上就是我们民间文化事业的脊梁，是我们文化的英雄，他们以舍我其谁的精神，把整个民族的文化使命放在自己背上。他们是用身体做围栏，保护着我们的精神家园”。

《闽西文化守望者风采》一书记录的这些守望者，他们怀着对母体文化的崇敬和热爱，义无反顾地深入到田野、到山坳、到农家，风餐露宿、跋涉万里、年复一年，去抢救先辈们所创造的文化遗存，守护着让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虽然他们工作在十分平凡的岗位上，但他们的精神却是十分可贵的，他们默默耕耘的事业却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壮举。

闽西文化根深叶茂，薪火传承义不容辞。希望通过此书，能进一

步激励文化工作者的斗志，也希望能进一步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来，充分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积极作用，把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动力，一种希望，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增长极的伟大实践贡献更大的力量！

（作者系中共龙岩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教工委书记）

# 目 录

## 市直系统

王保卫（市剧目创作室二级编剧）	1
王卓模（原闽西戏剧研究所所长）	6
孙国亮（市剧目创作室主任）	10
江进才（市艺术馆音舞部主任）	17
江 斌（市文化局离休干部）	20
李力山（市艺术学校二级演员）	24
伍银莲（市汉剧团二级演员）	28
陈贻埕（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33
陈汉煌（市汉剧团退休干部）	38
何志溪（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42
张莲蓉（闽西戏剧研究所二级演员）	46
赵 惠（市文化局离休干部）	50
黄云裕（原市艺术馆馆长）	54

## 文博系统

张兆声（龙岩博物馆馆长）	58
巫细珍（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文物科科长）	61
陈明睿（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退休干部）	64
林晋浩（连城县莒溪镇壁州村省级文保单位管委会主任）	68
林荣生（市人大代表）	71
游宝富（古田会议纪念馆陈列宣传科科长）	74
傅柒生（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	77

## 艺术社文

李福渊（永定县民间艺人）	83
李惠珍（武平县汉剧团团长）	87
李明卿（客家木偶书法表演家）	91
李天生（永定山歌大王）	94
李雨民（新罗区文化馆馆长）	97
刘春英（武平县汉剧团演员）	100
刘金珠（漳平市图书馆馆长）	104
严雅英（上杭县图书馆馆长）	107
郑仲安（原连城县文体局党支部书记）	111
郭金香（龙岩“山歌妹”）	114
洪朝铭（武平县文化馆副馆长）	118
梁利忠（上杭县退休教师）	122
温七九（著名采茶灯表演艺术家）	126
詹晶晶（龙岩山歌剧团退休演员）	131

## 文化站长

王用功（长汀县濯田镇文化站站长）	136
李培伟（上杭县稔田镇文化站站长）	139
刘扬文（漳平市双洋镇文化站站长）	142
余兴红（长汀县河田镇文化站站长）	147
张水荣（新罗区红坊镇文化站站长）	152
邹定斌（连城县四堡乡文化站站长）	155
俞百泉（漳平市赤水镇文化中心主任）	158
唐美章（永定县虎岗乡文化站站长）	161



## 戏写人生终无憾

——记龙岩市剧目创作室二级编剧王保卫

### 举目

他不起眼，在茫茫的人海中，1.62米的身高，几乎毫无特色可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身材，用当时时髦的语言来形容，是典型的“三等残废”。而如今，即便是这1.62米，岁月的无情和人生的历练，又让他浓缩了0.02米。

然而，他的事业，却如雨后春笋，节节攀升。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他的作品就不断地入围省戏剧汇演暨各项征文赛事，先后获得“福建省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征文剧本奖”、“福建省第二十一届戏剧汇演剧本三等奖”、“福建省第七届民间戏剧大赛创作一等奖”、“福建省向建党八十周年献礼优秀现代戏剧剧本征文创作奖”、“福建省第二十三届戏剧汇演剧本征文创作奖”等各种奖励。迈入新世纪后，他更是在短短的几年内连续获得“文化部群星奖”、“曹禺戏剧奖”、“中国戏剧文学奖”、“田汉戏剧奖”等全国性大奖。

他就是闽西红土地戏剧的忠诚守望者，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福建戏剧家协会会员，龙岩市剧目创作室的二级编剧王保卫。

### “误入歧途”

初次接触，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剧作家。按他妻子的话说，不管他穿上哪一件衣服，都像个民工。的确，在他身上，没有丝毫作家学者的那种饱含睿智、深沉稳重的气质。唯有他那一双大眼，跳动的双眼皮倒是给人一种不甘寂寞的挑衅。

众所周知，戏剧剧本创作，是文学艺术样式中最难的一种。它要求剧作家不但要具备深厚的古今文学功底和丰富的想象力，还要掌握灯光色彩、音乐舞蹈、舞台道具、表演调度等基本知识，并把它们巧妙地应用到自己的作品中，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曾有人说过“宁作穷文不写戏”。

记得当初问他为何会选择这条路， he 说是“误入歧途”。

其实，他从小的愿望是当兵。他出生抗美援朝时期，因父母都是军人而取现名，喻保家卫国之意。上世纪七十年代不象如今，那时当兵，因为回来后包工作安排，所以当兵是要开后门的，往往一个名额争得头破血流。上中学时期，一个部队招兵的干部曾对他很感兴趣，因为他当时是校宣传队的一员干将，能唱会跳，但他最终还是被人挤掉了。

也许，命运就是这样的捉弄人。高中毕业后，他参加工作，从事劳力调配，在当时是很理想的职业。业余之暇，他学绘画和写作，并开始在市刊上发表文章。一个偶然的机，他遇上了老师蔡德沛，问他愿不愿意当编剧，他想都不想就一口答应。就这样，他调到了龙岩山歌剧团，当上了一名专业编剧。

刚开始，他兴致勃勃，小试牛刀就获得了地区奖。不久他新创作的小戏《王三买肉》参加福建省首届农村剧团调演又获得了创作三等奖，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省级奖，也是他的成名作。但是，真正让他声名鹊起，奠定他福建省重点作者地位的，却是他的大型话剧《鹧鸪声声》，那是他刚从省艺校编剧干部大专班深造归来交的第一份作业。该剧用人文的眼光去审视当代老区农村丑陋和阴暗的一面，写得细腻深沉，悲凄感人。剧本一出笼，就引起了省内专家的好评和争议，并收入了当年福建省优秀现代戏征文选。此后，他的电视小品《争床》、《青出于蓝》、《适得其反》又分别在省里的征文大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山歌戏《山妹桥》选调参加全国“天下第一团”展演。

## 中途逃兵

然而，就在他的事业渐入佳境，一帆风顺的时候，他却选择了逃避。

调出山歌剧团，是件痛苦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我才明白，他遇到的是当时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都遇到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人文环境的变化，造成了新的不适应和抵触心理，不得已下选择了逃避，他也不例外。

一时间不写戏，倒使他感到无比的轻松和畅快。坐在办公室里，他和人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聊。一杯茶，一张报纸，接电话过一天。这样平淡无奇的日子消磨了一阵，他突然又觉得无聊起来。于是，不甘寂寞的他又想去尝试一种新的感觉。按他的话讲，叫体验生活。那时，最时髦的一个单词就是“下海”。很快地，他就被放到基层，当了一段时期的逍遥经理。但是，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时期的大环境下，不要说一个文人经商，就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商界高手，也很难玩转经济这根魔棒。不久他就体会到商海的残酷，下海呛的第一口水，成就了他人生最难忘的一段记忆，也为他今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人生就像一座围城，在外面的人想进去，在里面的人想出来。王保卫也不例外，那段时间，他感到无比的空虚和迷茫。原本他是想远离戏剧，从此不再想它。但是，谁知道经过一番折腾，他竟然发现自己原本就没有离开过戏剧这座“围城”。他对戏剧依然十分眷恋，他甚至从来就没有断过对剧本杂志的订阅，一有空暇时间，他看的不是小说，而是剧本。出差在外，别人去看电影，他却去看地方戏剧。别人关心的是房地产走势，他关心的则是全国戏剧发展的态势。对戏剧的终难割舍，使得他很长一段时间“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心二用。终于，他明白了，自己是在自欺欺人。

可不是么，为了戏剧，他曾几次放弃了给领导当秘书的机会；为了戏剧，他也丢掉了选择绘画的权利。而今，和他一起出来的，

有的当了领导，有的成了知名画家，生活都比他过得有滋有味，而他却依然对戏剧情有独钟。

也许，这才是他的最终归宿吧。

### 回头是岸

几年后，他重新回到了戏剧创作队伍。

宝剑锋从磨砺出，一心守望修正果。短暂的逃避兴许对他是一种历练，社会的阅历加强了他对人生的思考。重新回来的他创作欲望空前高涨，正所谓“厚积而薄发”。短短几年，他坚持深入生活，捕捉素材。他的创作如火山喷发，源源不断，几乎年年都有戏获奖。先是闽西汉剧现代戏《血色杜鹃》参加省二十一届戏剧会演一举荣获编剧、导演、音乐、演员、剧目等五项大奖，并被选调参加福建省建国五十周年优秀剧目展演。随后，他的山歌小戏《假戏真做》、小剧场话剧《走出围屋》、小品《苦果》、新编古装剧《儒生外传》等陆续参加省及全国性的各项赛事及评奖，均获得不俗的成绩。

细细研读他的这些作品，你会发现，他的戏注重人物心理描写，探讨人性的另一面，笔触细腻，刻画深刻，故事感人，戏剧性强。这里既有反映红军时期党内错误路线斗争的惨烈，也有歌颂老区妇女为革命牺牲的伟大；既有抒发新农村建设和谐之音的美丽，又有鞭挞不正之风的犀利。他选择题材多样，涉猎范围广泛，创作技巧及艺术表现手段丰富，其中尤以红色题材为主。“红色三部曲”是他精心谋划的重头戏，除已获得肯定和好评的《血色杜鹃》暨《走出围屋》外，他计划再构思一部红军题材的戏，向建国六十周年献礼。问他具体内容是否能透露一下，他神秘一笑，不置可否。

不知哪位哲人说过，炼狱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对他来说，这个洗礼过程，就是一次人生道路的抉择过程，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虽然那次市管拔尖人才的评选，他因为某种人为的因素意外落选，但他最终还是挺过来了，是在领导的关心和同志们的鼓励下，这一

点，他时刻不忘。

后来我问他，选择这个职业，你后悔吗？

他说如果你热爱，如果你听到观众的笑声，你就没有后悔可说。

是的，因为他热爱，所以他不后悔。在闽西这块红土上，他守望戏剧，也守望清贫。但他终究无怨无悔。因为戏剧给人带来了快乐。

## 闽西汉剧音符间延续生命

——记原闽西戏剧研究所所长王卓模

马卡丹 江蓉

闽西汉剧，历史悠久的福建一大剧种，闽西280万人民情有独钟的剧种。

闽西汉剧音乐，具有丰厚历史遗产的音乐，它那独具特色的唱腔，那一个个跳荡激扬的音符，让多少闽西人魂牵梦萦、心旌激荡。

有一个生命，融进了这古老剧种激扬的音符间。他走了，但生命却因而有了独特的价值生命，从此在闽西汉剧音符间延续。

2006年3月9日11时50分，国家一级作曲家、原闽西戏剧研究所所长王卓模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被癌魔折磨了两年之久的精瘦的脸庞，罩上了一丝安详。

而枕边，凝聚着他数十年心血的砖头厚的两大卷《闽西汉剧音乐集成》手稿，似乎还等待着他的摩挲。为他送行的闽西汉剧乐手们，用闽西汉剧独特乐器奏出的挽歌，沉痛、深情，让人们记起了他谱写的那难以计数的闽西汉剧唱腔和民间音乐小调。

他是一个专家，在40余年的作曲生涯中，多少优秀的曲子曾被广泛传唱。且不说闽西汉剧《胡文虎》《唐僧行贿》《蓝继子》等众多古装、现代剧的唱腔，单是《汀江红旗颂》《长城》《海峡情深》三部大合唱，先后演唱于中央乐团等中央音乐团体，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题介绍，对于一个老区作曲家来说，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

他更是一个闽西汉剧和民间音乐的痴迷者。数十年如一日挖掘闽西汉剧和民间音乐艺术的宝藏，《闽西汉剧与民间音乐研究》

《闽西汉剧散论》、《闽西民间音乐初探》等专著，是他锲而不舍痴迷挖掘的结晶。而编写《闽西汉剧音乐集成》所需的数以百万计的文字、音乐资料，更是倾注了他数十年的汗水与心血。

就在癌症确诊之前，他还在对妻子闽西汉剧名演员张莲蓉说：“我脑子里都是音乐，都是那些唱腔，还有多少要写啊！”

但可恶的癌魔不愿给他这个机会。2004年春节期间，强烈的不适迫使他到医院检查，结果发现：鼻咽癌，晚期，癌细胞已经侵入了颅底骨头。

带着诊断书回到家里，王卓模一遍遍地听着自己谱写的唱腔录音，勇气重新回到了身上。他召集妻子和两个女儿，郑重地要求她们，不要把患癌的消息告诉任何人。2002年退休之后，他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完成，他要与癌魔决战，与癌魔赛跑，他要把脑中那些回旋的音乐，变成可视可感的音符，固定在纸上、在CD中，为他深爱的闽西汉剧事业，留下最后的心血。

放疗，一次次的放疗；化疗，一轮轮的化疗；大把大把的药片，无休无止的呕吐。开初，吃不下饭，只能咽流质；后来，流质也咽不下了，只能喝水，只能靠输液。血管脆弱得扎不了针了，只能在脖子边的血管开个口套上管，药液、营养液都从管中输入。1.72米的个子，体重竟然不到36公斤……与癌魔拼斗的两年，他一步步，衰弱、衰竭。

但谁能想到，就在这走向衰竭的两年间，他的生命之火竟燃得那么夺目——

他一次次奔走，要将曾在权威刊物《剧本》月刊发表的闽西汉剧《胡文虎》搬上舞台，以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他一次次呼吁，要将《闽西汉剧音乐集成》上、下卷公开出版，为热爱闽西汉剧的各界人士，保存闽西汉剧音乐的全套珍贵资料。

他一次次出席市里和各职能部门有关振兴闽西汉剧、客家艺术的

各种会议，每次必定发言，必定呼唤人们对闽西汉剧的关注。没人知道，为赶上参加会议，他几次都把化疗的药液加快输入，拔下针头就强压呕吐直达会场。

他一次次为各种汇演谱写闽西汉剧小戏唱腔：他亲自移植的闽西汉剧小戏《痴梦》的唱腔、武平汉剧团闽西汉剧小戏《举贤良》的唱腔……没人知道，这些唱腔多是在病榻断断续续写就，就在写作之前，他才刚刚吸氧。

他给湖南某地来访的专家介绍，谈闽西汉剧与祁剧的关系，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没人知道，放疗损害了他的唾液腺，口中无口水，说话对他是多么艰难，说着说着唇边就是一层白沫，他擦一擦，依旧滔滔不绝。

他给闽西的专业和业余演员们辅导，讲闽西汉剧音乐史，讲得深入浅出、头头是道，连旁听的龙岩学院音乐教师也感慨受益良多。没人知道，为到讲课场地，他刚才几乎登不上三轮车，还是车夫把他半扶半抱才上的车。

他去广东梅州，去嘉应音像艺术出版社，要把闽西汉剧老艺人的唱腔刻制成VCD。人太虚弱了，整个车程他都只能伏在车座上。但下了车，依旧振作精神，不愿让人看出病态。头发掉得差不多了，他戴上帽子；脖子后皮肤因放疗一片深黑，他把衣领尽量地拉高。

他去武平、去永定、去新罗的大池，去辅导、去观摩专业和业余剧团的演出，去搜集群众对闽西汉剧现状的反映，去探索振兴闽西汉剧的措施。在那些场合，他是那么认真、那么执著，谁能想到，这是一个生命进入倒计时的绝症病人。

就在与癌搏斗极为艰难的2004年7月至2005年6月，他应聘担任闽西戏剧研究所顾问，为闽西汉剧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出主意，献良策，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

甚至在身体已经濒临衰竭的2005年12月间，他还坚持上省城福



州，参加全省文艺志书编撰总结会议，捧回了省主管部门颁发的奖状、证书。

两年间，一边是癌魔的大举入侵，是癌细胞对躯体的一寸寸蚕食，双耳几乎听不见了，右眼失明了，全身只剩下皮与骨头，走路像飘；一边是顽强的抵抗，是与癌魔争分夺秒的赛跑，写歌、谱曲、辅导、呼吁、奔走……在许许多多癌症患者丧失意志被动等待末日的时候，他却拼尽了全身力气，做出了甚至比许多健康人更多的贡献，为了他萦系一生的闽西汉剧。

直到病危，他在昏迷中被再次送进医院。人们才知道，这个总在为闽西汉剧奔走、呼吁的汉子，原来早已患了不治之症，他，瞒了大家整整2年。

文化工作者们感动了，文化部门发起为他捐款，希望众多爱心的汇集，能挽回这个坚强的生命。

但，回天乏力！

他已经无法再说话了，一汤匙矿泉水，要分三次，艰难地喂入口中，那尚未失明的左眼，依然含着执著、含着坚强、含着一丝深深的遗憾。妻子贴着耳朵问他，是不是还在想着《闽西汉剧音乐集成》的出版，他只能艰难地点点头，有一滴泪，悄然滑落。

告别仪式上，主持人宣读福建省艺术研究所的唁电：我省著名戏曲音乐家王卓模先生，一生致力于戏曲事业，对闽西汉剧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逝世是我省戏曲界的一大损失……

他的亲属含泪致词，答谢众人的关心，宣布要把所有捐款都用于《闽西汉剧音乐集成》的出版，那是他的遗愿，那是他一生魂牵梦萦的心愿！斯人已逝，生命，化作了闽西汉剧唱腔中那一个个跳荡激扬的音符，在所有热爱闽西汉剧的人们脑际，回旋，久久回旋……